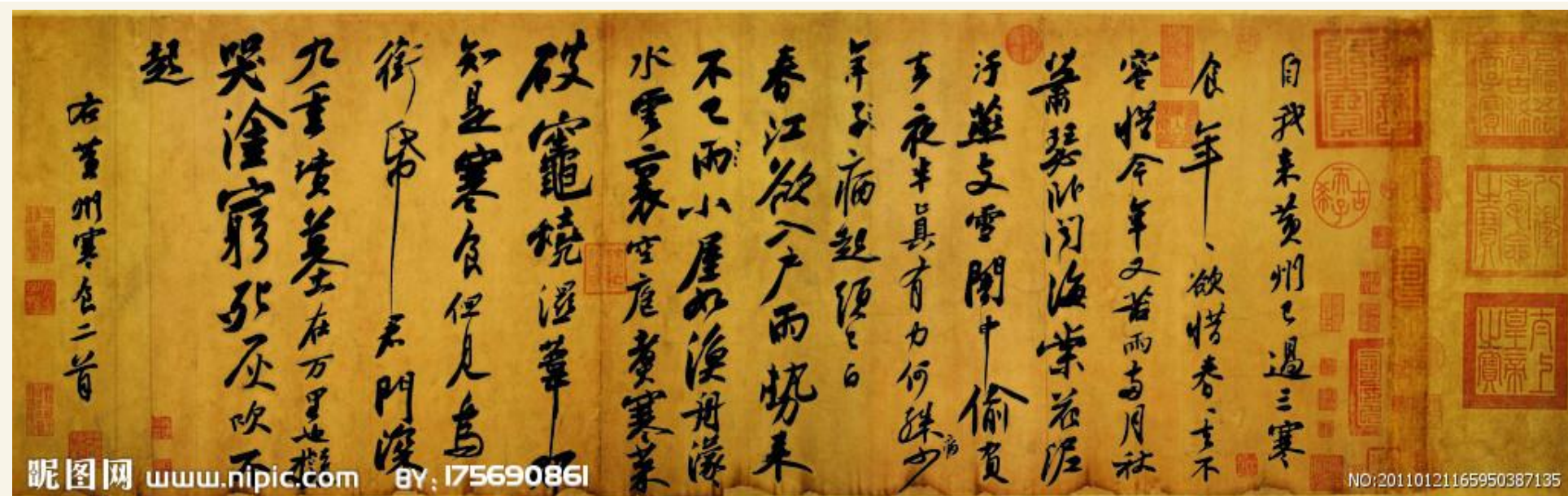




這是蘇東坡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被貶至黃州（今湖北黃岡）的第三個寒食節，有感而發的一篇巨作，蘇軾因政治立場與施行新政的王安石不合，而被貶至黃州，後又遭人誣告而被降職，句中一字一辭皆可看出借綿綿春雨一吐胸中鬱悶，整篇作品除了欣賞東坡先生自成一格（註二）的書法造詣之外，也可以看到他對仕途的心灰意懶與人生心境的一個改觀。同為四大家的黃山谷在後跋內讚道：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書法技巧、人生歷練加上心中那股悲慨，三者缺一不可之下成就了這幅千古佳作。蘇東坡生性耿直，直接影響了他仕途的不順遂，但他瀟灑率真的個性卻在北宋文學史上有著無比崇高的地位，不論是水調歌頭、念奴嬌等，都是被人們傳唱千年的詩詞。

藝術品的真諦不僅在於能反應出創作者本身遭遇的一個省思與沉澱，更能刻劃出一個時代的背景與價值，需要真與善兩大基石，才能建構出一個美的殿堂。近代著名小說家金庸曾說過：以暫時人物寫永恒人性。一個能引起眾人共鳴的作品，才算真的好作品，因為一個好作品除了能滿足視聽的享受，更要能深入人心、打動人心...

書亦有靈、字亦有鬼，這幅珍品在滿清時逃過了火燒圓明園，之後流落到了東瀛，東京大地震時又被搶救出來，對日抗戰勝利後被外交部長王世杰從日本買了回來，後來又由其子以高價賣給了台北故宮（註三），可說是一波三折，但最後總算能還諸大眾，讓所有市井小民皆有一

親芳澤的機會。這次適逢故宮"大觀"展，展出一系列北宋的書畫瓷具，能近距離的感受真跡帶給自己那股壓迫感，又能超越時空與大師對話，倘洋浩瀚的時空長廊中、沉浸雋永的文化遺產裡，實在是身為現代人的一種福氣。

註一：寒食節的起源本自古人不同季節用不同的樹木生火，而交替之時則嚴禁生火，故以冷菜裹腹，寒食節本有上墳、郊遊之習，自宋朝後慢慢演變為於二十四節氣的清明（寒食節前後一兩天）行之至今。民間對寒食節的相傳則是春秋時晉文公為紀念介之推被燒死在綿山而定下該日不准生火熟食的節日。

註二：蘇東坡早年學"二王"，中年以後學顏真卿、楊凝式，晚年又學李北海，又廣泛涉獵晉唐其他書法家，形成深厚樸茂的風格，他曾自喻：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註三：台北故宮與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聖彼得堡冬宮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稱世界五大博物館，館藏之書畫、青銅、陶瓷、印石等中華藝術品達 65 萬件，每季更換一次，如每年更替一萬件，那一輪也要長達 65 年之久。

寒食帖原文 蘇軾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翻譯：

這是我來到黃州的第三個寒食節（註一）了。每年都想要好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春光，但無奈春光總拋我而去。今年又春雨不斷，讓這一年之初濛上了秋天蕭瑟的氣息。原本應盛開的海棠花，也被雨打風去而散落一地。濃濃的香氣就如同在半夜遭人盜去一般了無蹤跡。就好像病起時早已髮鬚斑白的少年的青春一樣不復存。

大雨連綿不斷，春江水漲就要淹進門來。我的破屋如江上扁舟一般，飄流在水霧之中。在空盪的廚房裡煮些野菜，破舊的爐中燒著溼葦。看到烏鴉叨著紙錢，才知道又到寒食節了。想盡忠，但那皇天卻在九重之外；想盡孝，無奈祖墳也在萬里之遙。想學阮藉做途窮之哭，只可惜我那疲憊不堪的心靈早已死灰不復燃了。

